



1938年，中国现代蒲学研究专家路大荒携带大量蒲松龄手稿，潜入济南。他与台继武因共同爱好成为莫逆之交。路大荒的线装薄书《大荒山人身外长物》中，收集了几把清代著名紫砂壶曼生壶的拓片，其中三把系台继武所拓。



曼生壶拓片见证老友情

路大荒潜入济南 与台继武成至交

路大荒，原名鸿藻，亦名爱范，字笠生，号大荒山人、大荒堂主人，中国现代蒲学研究专家。路大荒1895年生于淄川北关乡菜园村，该村距蒲松龄的家乡蒲家庄只有3公里。蒲家庄与菜园村世代通婚，且处于相同的地理与人文环境下，青林狐变，秋坟唱鬼，路大荒的幼年就沉浸在蒲松龄所迷恋的乡村意境中。

路大荒7岁入学，启蒙老师蒲国政是蒲松龄的同族后裔。蒲国政对蒲松龄的生平著述津津乐道，课余时间常向学生讲三老祖（蒲松龄排行老三）轶事，他还知道《聊斋志异》中一些故事的渊源和真相。路大荒转入县城王东生家的私塾求学，王家有不少《聊斋志异》抄本和《蒲松龄诗集》手稿本，令路大荒眼界大开。

搞蒲学研究首先要有研究资料，而大部分资料在蒲氏后人手中秘不示人，路大荒为了见到蒲松龄的手稿，便千方百计接近蒲氏后人，为了表达对蒲松龄的崇敬，他经常跟随蒲氏后人给蒲氏先祖上坟。精诚所至，蒲氏家人才肯把先人遗物拿给路大荒看。为搜集蒲松龄遗稿，路大荒常奔波于淄川城乡，还远访章丘、济南，求亲问友，家中蒲氏著作越来越多。路大荒节衣缩食，从蒲氏后人手里高价购得蒲松龄手稿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他陆续在上海《申报》《国闻周报》、天津《大公报》上发表蒲学文章。1936年上海书局出版了路大荒主持编辑的60万字的《聊斋全集》，轰动学界，有关他收藏大量蒲松龄手稿的消息也不胫而走。

1937年12月日寇攻陷淄川城，得知路大荒有蒲松龄手稿，赶到他家中搜查。可路大荒早已背着蒲松龄的手稿躲入深山中。一无所获的日寇放火烧掉了他的房屋，还在淄川城门贴满了捉拿路大荒的告示。

1938年春，在日寇占领的济南，一个背着土布口袋的中年人悄然潜入。他定居下来，以做家教、街头写字为生，这落魄书生模样的人就是路大荒，口袋中装的不是干粮和衣物，正是弥足珍贵的蒲松龄手稿。

台继武与路大荒的交游，始于20世纪30年代末。路大荒来到济南，先住大明湖畔的秋柳园，后住曲水亭街8号。曲水亭街8号斜对面就是轱辘把子街，茹古斋古董店就在这条街南面。文物鉴赏和收藏的共同爱好以及如此近的距离，让台继武和路大荒成为莫逆之交。



《大荒山人身外长物》题跋及台继武为路大荒所拓曼生壶拓片。

路大荒整理编写《蒲松龄集》

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路大荒来到山东省图书馆任特藏部主任，主要承担馆藏金石及古籍善本的鉴定考证工作。1948年济南解放，路大荒被任命为山东省图书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副馆长，山东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，与台继武共事。

1953年，文化部部长周扬来济南，在会上提到路大荒是蒲学专家，点名由他牵头展开蒲学研究，并嘱托省文化局局长王统照提供帮助。

1951年，路大荒的大女婿买下了济南曲水亭街8号一处四合院，路大荒遂搬来与女儿一

家同住，好友画家黄宾虹曾为之题名为“曲水书巢”。直至去世，路大荒的后半生有30余年是在这里度过的。

在“曲水书巢”中，路大荒不分昼夜地看书写作，1962年，一部更大规模的《蒲松龄集》终于问世，收集聊斋文稿120余万字，比1936年的《聊斋全集》多了60万字。经路大荒积年笔耕，这些颠沛流离的断简残编终于聚集、合拢起来。这是他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，为表达难以言表的激动心情，他把最心爱的《聊斋文集》手稿捐给山东省图书馆。

线装书记录二人友谊 收集曼生壶各类拓片

《大荒山人身外长物》是路大荒的一本线装薄书，现为其孙女路方红收藏，见证了台继武和路大荒的深厚友谊。它略显褪色的蓝色书皮左侧是著名学者王献唐题写的封签“大荒山人身外长物”，里面收集了多个紫砂壶的拓片，有全形拓，也有局部拓片，有文字，也有图形，可以看出这些紫砂壶拓片均来自清代著名紫砂名壶——曼生壶。

在这本旧线装书中共有八把曼生壶的拓片，有三把系台继武所拓。其中第五把曼生壶是全形拓，石瓢壶式样，上面刻有“为惠施为张苍取满腹无湖江”。全形拓下方有一完整的壶底拓片，在壶底中央亦可见“阿曼陀室”阳文印章在此页上，可见一红色阳文图章：“继武手拓”；第六把曼生壶为扁石壶，在壶身上刻有“非铤非鼎宜于凤饼”。在壶底中央亦可见“阿曼陀室”阳文印章。全形拓扁石壶左旁亦可见一红色方形阴文印章“继武手拓”；第七把壶是半瓜壶，这也是一把全形拓，局部拓、壶底拓都具备的曼生壶。在半瓜壶的壶身上刻有：“为惠施为张苍取满腹无湖江”，壶底仍为“阿曼陀室”阳文印章。有趣的是，在半瓜壶全形拓的壶把手处，亦有一红色阴文“继武手拓”图章。

翻过这些美轮美奂、古意盎然的曼生壶拓片，下一页映入眼帘的是洋洋洒洒两页半跋文，是路大荒的挚友王献唐所题，他写道：

大荒山人不荒于酒色财气，独荒于古董。古董夥矣，一一荒之，济上称“巨眼”。然为穷措大，不能收藏，过眼获其拓本，辄粘于册。此曼生壶诸拓其一也，壶为他人物，内有一器为山人自藏，殆竭索敝而得，余爱而未能强夺也。姑记于此，异日山人如得第二壶，此必归我，证人为郑干丞、台继武，时辛卯八月五日。

从跋文中可知，路大荒对曼生壶发自内心的喜爱。他虽有“巨眼”辨识曼生壶，却不能一一收藏。但他认为过眼获其拓本，集于一册，可时时欣赏，也是人间一快事。老友王献唐以诙谐的语气谈道，拓片中有一壶为大荒先生所藏，他未能夺爱，如山人得第二壶，此必归他。证人为郑干丞、台继武。这本书充分体现了老一辈的深厚情谊。